**谁不想“特立独行”？**

**——读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有感**

**高一（14）吴思凝**

王小波笔下的这只猪，“有些与众不同”。
  作为一只猪，他本不该像猫或山羊一般敏捷，不该学着叫得像汽车响、拖拉机响、汽笛响。领导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——带了三四十个人拿着手枪与火枪围剿他，却最终让他跑了。而这只猪，成了作者一生中所见过最特立独行的生物。是啊，生物。
  作者强烈赞扬的是这只猪敢于反抗命运的精神，也同时讽刺那些对“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”的人。可或许他也同时在嘲笑着自己。
  嘲笑人们与自己的无奈吧，如果有的选，谁会自愿被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呢，若说作者严重批判那些人，未免太绝对，绝不会有人幸免于难逃脱于责骂之外，那更多的也许是王小波对生而没有选择，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有一只猪有勇气的感慨、悲叹。
  特立独行一词，意为人的志行高洁，不同流俗。可在如今，这便意味着与大多数人不同，偶尔在恰当的场合还会成为“异类”。而事实上，无论在什么角度上，每个人都想，也都是毫不相同的。从生物学来说，就连双胞胎都未尝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；从社会学来看，家庭环境、成长经历都足以区分个性。也因此，没有人不想与众不同，这便是特立独行的源起。

可略有些悲哀的是，大部分的“特立独行”都仅止于思想中。当然，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，是并不为了特立独行而去特立独行，而更像一种真我（尽管在其余人看来，或许就是一种矫情）。在猪中，特立独行摆脱不了被人驱逐或者杀死的命运；在人中，由于人类会自以为聪明地滥用智慧，甚至摆脱不了被同类指指点点的必然结果。而我们皆为凡人，有几人能在“火枪”与“手枪”的围剿下顺利逃生？首先内在便勇气不足了。

遑论外界的舆论压力。我是个喜欢感动自己的人，常做些看起来过分认真而无聊的事，试图实现自己微不足道的价值。一次晚自习结束，我和朋友提出我留下摆完桌椅再走，这本就略带可笑。她就用一种难以言述的表情望着我，她说：“你又不是值日生。”她说得对，她还说她突然想用一个词来形容我，虽然不太好。她没说出口，我却了然。这种反应仅属她的本能，她本就没有错。可我也没错，我只是特立独行。
  仅是一个人的一句话就足够让我有一种赤裸的不适感，那么在社会上更易形成一个舆论场，让更有恶意的言语伤害到特立独行者。对大多数人来说真的是太难了，也太累了。所以像这只猪一样本真的自我便逐渐少了。
  可世界总是需要不同的。正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磨去了许多真我，像作者文中提及的，在过去一些特定的年代造成的结果是没有人敢说真话，做真正对的事，而在如今，造成的就是个性的缺失。其实社会实在太需要每个人去守住自己的一份本真，一颗初心。如果所有棱角都被除去未免毫无特色，那绝不会支持人类的进化；用在打磨后仍余下的那一些粗糙去释放天性，才是人性本该有的最美的样子。
 于是一定牢记，携一份真我去“特立独行”。